

裁判突然鸣哨:球员们到点该喝水了

为了等广告播完,让球员多站了40秒? 世界杯“强制补水”惹争议

据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当比赛进行到上、下半场约22分钟时,裁判突然鸣哨。没有犯规,没有越位,也没有VAR介入——球员们只是“到点该喝水了”。

作为世界杯史上前所未有的项新规,“强制补水”初衷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保障球员健康,然而,随着本届杯赛首轮小组赛战罢,这项原本带有保护意味的政策,却迅速成为赛场内外争议的焦点。

补水是否需要强制?

“补水暂停”在足球比赛中并非新鲜事。早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首次引入“补水暂停”机制:当气温超过32摄氏度时,裁判可酌情在死球状态下安排球员补水。此后,一些国际赛事也沿用这一做法。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将“补水暂停”升级为“强制执行”,意味着无论比赛地天气如何,无论球员是否真正面临高温风险,都要按规定暂停补水。

国际足联给出的理由不难理解。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部分赛区确实存在高温、高湿和中暑风险。赛前有气象统计显示,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中,超过三分之一可能遭遇极端高温高湿天气,67场比赛存在球员中暑风险。

从运动医学角度看,提前干预显然比事后抢救更稳妥。国际足联医疗顾问曼诺

洛·祖比里亚表示,统一执行“补水暂停”,是为了确保所有球队在相同条件下比赛,同时最大限度降低中暑和热衰竭风险。

但问题在于,“统一”并不必然等同于“公平”。本届杯赛举办城市存在较大气候差异,迈阿密、达拉斯等赛区确实存在高温风险,但加拿大及美国北部赛区温度普遍适宜。

比如揭幕战在海拔超过2200米的墨西哥城举行,比赛当天气温仅20多摄氏度,下半场甚至飘起小雨,但比赛仍按规定进行了两次“补水暂停”。土耳其队与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在温哥华夜间进行,尽管气温不到20摄氏度,球员们却不得不按规定下场喝水。

球员健康当然应被优先保护,但保护机制是否必须牺牲比赛自身节奏? 美国队主帅波切蒂诺的表态颇具代表性:“只有在极端天气下启用才合理,凉爽天没必要。”



▲当地时间6月18日,2026美加墨世界杯B组小组赛,加拿大对阵卡塔尔,加拿大主教练在“补水暂停”期间与球员交流。

“补水”还是“补钱”?

如果说气候差异引发的是规则合理性的争议,那么广告插播则把外界质疑引向了商业化层面。

按照这项规定,转播商可以在暂停期间全屏插播广告,这是足球赛事历史上首次在比赛中途拥有固定广告窗口。

据测算,整届赛事可新增约7.5小时广告时长,仅美国福克斯体育便可借此实现超2.5亿美元广告收入,英国独立电视台广告收入预计比2024年欧锦赛高出30%。

国际足联当然意识到风险,对插播广告的时长作出限制:裁判鸣哨暂停后的前20秒禁止切入全屏广告,留给转播方回放、现场画面缓冲;转播信号必须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赛场画面。

但现实执行并不总是如此精确,因“插播广告”影响比赛的案例已经上演。揭幕战上,墨西哥和南非两队球员为了等待转播电视台的广告播放完毕,在场地中多站了40秒才恢复比赛。

因此,“补水暂停”的性质发生了微妙变化:它不再只是球员安全保障的一部分,而变成了赛事转播流程中的商业节点。“名为补水,实为补钱”成为首轮比赛最常见的吐槽。

德国足球名宿克洛普直言不讳:“足球曾经是主角,但现在它有可能沦为广告表演的背景音乐。”这或许戳中了现代足球一根敏感神经:当商业逻辑不断深入赛场内部,比赛本身是否还拥有优先地位?

现代足球 沦为“四段式比赛”?

相比上述争议,更直接影响比赛本身的,是补水暂停对竞技节奏的改变。足球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连续性。而强制“补水暂停”,恰恰会打断这种累积,将90分钟比赛人为切割成四段,强行改写自然走势,对依赖控球和持续施压的球队尤为不利。教练的战术管理方式也受到影响。

“这完全改变了足球,打断进攻势头,球队刚起势就被掐断。”法国队主帅德尚说。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也表示,“补水暂停”实质上变成了战术暂停,严重破坏了赛事的竞技公平性。但也有观点表示,这一窗口为教练提供了战术调整机会,反而增加了比赛悬念。比利时队主帅加西亚支持这一新规,表示借助这个时段可以补充布置战术指令。

首轮比赛中,韩国队和卡塔尔队也都充分利用下半场“补水暂停”时机,重新梳理战术安排,保持了末段体能和压迫力,最终分别打入绝杀和绝平进球。这说明,“补水暂停”正在从单纯的医学保护措施,演变为新的比赛变量。

运动科学要求更精细的球员保护,赛事运营追求更高的商业回报,而足球运动的魅力在于连续、流动和不可预测的比赛节奏。任何新规一旦进入现代足球的核心区域,就必须接受更严格的审视。至少从首轮来看,这项新规已经不只是“喝水”那么简单了。

先有“以叶裹粮”的饮食习俗,后有“以粽祭屈”的文化赋义 考古“植物包”首次实证粽子起源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民间传说认为,端午食粽习俗与祭祀屈原有关。粽子起源于何时?与祭祀屈原的文化渊源是否有实物佐证?

日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教授彭华胜、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首次以实物证据揭示粽子起源。相关成果在《科学通报》上发表。

以叶裹粮的祭祀文化: 屈原幼年已存在

2015年,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八号墓引起研究团队注意。考古人员在其中后室发现40个较完整的“植物包”,整齐码放于木案之上。由于地下水位高,墓室长期浸泡形成缺氧环境,有机质遗存得以保存。

经综合测年与器物形态分

析,该墓年代被推定为楚威王前期,即约公元前339年至前329年,恰好与屈原的出生年代相当。这一时间上的重合,为深入了解我国粽子的源流和屈原所处时代风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线索。

2024年,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也带来新发现。考古人员在该墓东侧室发现200多个“植物包”。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主人为楚考烈王熊元,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楚国墓葬。

两座楚墓相隔百年,却不约而同以“植物包”随葬。研究人员认为,至少在屈原幼年时代,楚国已出现将“类粽子”用于高等级墓葬祭祀。

采摘榭叶包粽子: 有素馅也有荤馅

历经两千余年,出土叶片

形态严重退化。要确认这些“植物包”是不是粽子,必须弄清两个问题:“外衣”是什么?“内馅”又是什么?

研究团队从“植物包”中提取古DNA,经测序比对、构建叶绿体系统发育树,再结合叶的形态特征,最终推断其为榭树叶片。

今天,在河南伏牛山、桐柏山一带,当地人仍会在端午前采摘榭叶包粽子。这一延续两千余年的民间传统,与考古实物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关联。

研究团队综合运用淀粉粒显微观察、热裂解-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等手段,对河南信阳城阳城址八号墓的“植物包”展开鉴定。结果显示,“植物包”的“内馅”含有带壳的稻和黍,未经脱壳与煮制,不可食用,应为祭祀供品。

“有机残留分析不含动物

性成分,算是一个‘素粽子’。”彭华胜说,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类粽子遗存,榭叶裹粮的基本形态已经具备。

对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的榭叶包的研究则显示:有机残留物中含有动物源性成分,棕榈酸与硬脂酸的比值也佐证了动物油脂的存在。

“谷物搭配肉食,这是一个‘荤粽子’,与现在河南鲁山等地的榭叶粽几乎完全一致。”彭华胜说,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榭叶包,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粽子形态遗存。

榭叶总多酚含量高: 天然抑菌延缓氧化

研究团队对榭叶、菰叶、箬竹叶3种常见包裹叶的多酚含量及抑菌活性进行对比实验。结果显示:榭叶总多酚含量远高于菰叶和箬竹叶,其提取物

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增李斯特菌等多种食源性致病菌均表现出显著抑制效果。

据介绍,两座楚墓地处北亚热带,五、六月份后高温高湿,食物极易腐坏。榭叶恰在此时长成,其丰富的多酚类物质既能抑菌,又可延缓食物脂质氧化。

“先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榭叶的天然抑菌特性,战国时期的榭叶裹粮正是这种经验性认知的生动体现。”黄璐琦说。

研究团队介绍,南朝《续齐谐记》首次将粽子与祭祀屈原等故事相联系。可以说,先有“以叶裹粮”的饮食习俗,后有“以粽祭屈”的文化赋义。

在黄璐琦看来,从战国楚墓的祭祀用粽,到如今流传千年的端午习俗,一枚小小的粽子,既蕴藏着先民的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温情。